

乡愁猪笼贡

□尹福建(壮族)

年关临近,又想起了猪笼贡。想起猪笼贡的味道,舌尖便沁出淡淡的乡愁。

舌尖是有记忆功能的,小时候吃惯了的食物,终生便难以忘怀。那年代,虽然常常吃不饱肚子,可在有限的食物中,仍然有机会能吃到至今仍割舍不下的家乡味,例如粽子、五色糯米饭、糍粑、榨粉、白斩鸡、鱼生、猪笼贡等。猪笼贡,通俗的叫法为猪血肠,猪笼贡是我家乡的叫法。

孩童时代,每年总有一两回能吃上猪笼贡。那是托“购一留一”政策的福。上头允许农户一年饲养两头肉猪,在必须完成交售一头给国家之后,另一头可自行处理。其实,唯一的处理办法便是给猪“开刀”,然后一分为二:猪肉拿到市场卖了换钱,回来交上超支款,以便领回生产队分配的口粮,或买盐和点灯的煤油。富裕的农户,还可扯上几尺粗布料,给大闺女添一件新衣裳。以猪笼贡为主菜的猪下水呢,少部分留自家食用,大部分则请邻居来“饕餮”一顿,润润干涩了一年的肠胃。别以为吃的是高档货,那个年代的猪下水最不值钱。这样,村里每隔一两个月,便能听到肉猪被宰杀的尖叫声。那声音虽然凄厉,可在饥饿的时期听起来,却比任何音乐都美妙动听。于是,就盼望着,如同冬天里的小燕子盼望春天的到来,天天跑到猪栏前祷告自家的猪快快长膘。可是,人吃不饱,猪也跟着受罪,整天饿得嗷嗷叫,瘦骨嶙峋的架子猪养成了“跳高运动员”,两米多高的猪栏轻松跃过。从年头盼到年尾,总算长过了百斤大关,这才能近距离地闻到猪笼贡的味道,解了一年的馋。

离开家乡几十年,老家的猪笼贡

离我渐行渐远,但猪笼贡的余味仍然魂牵梦绕,挥之不去。去年的一天,路过建政路南街,不足十米的小街道,摆满了各种地方风味的小食摊。不经意间,一股猪笼贡的浓香倏然“沁人心脾”,浑身竟然“热血沸腾”。循味找去,果然在一个小小档口前,见到一盘堆成小山坡似的猪笼贡。冒着热气的猪笼贡飘出一股诱人的香味,勾引我的馋虫蠢蠢欲动。于是,毫不犹豫地称了两斤。刚过好秤,已经控制不住馋涎欲滴,请老板娘赶快给我割上一段,尽快抚慰一下咽喉的饥渴感。顿时便觉得吃进嘴里的猪笼贡,就是世界最美的味道了。久违的味道勾起了我的思乡情。于是,决定在腊月二十九那天,回老家一趟,请乡邻们一起宰猪过年。

叔伯兄弟中正好有一家养有一头膘肥的土猪,我付了款,叫后生们抬回老家院子里。那美妙的“猪音乐”又充盈了我的听觉,在男女老少的笑脸上,我看到了我孩童时代的模样,那张菜色的小脸是那样天真无邪。

整个杀猪过程一气呵成,兄弟们的的手法仍是那样老练、敏捷。最令我佩服的是,操刀手竟然是年近七十的一位大哥。大哥满面红光,身板结

实。几个后生把肥猪抬上长条凳后,大哥忙叫后生们闪开,他一个人端坐凳子上,稳如磐石,左手牢牢箍住拼命挣扎的肥猪,右手手起刀落,不一会儿,一股热腾腾的猪血便溢满一大搪瓷盆。

接着,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刮毛、剖肚、掏内脏、剔骨头。我满脑子萦绕的是猪笼贡,于是,自告奋勇加入了灌血肠的小组。瞅着满盘的鲜红猪血,我一时竟不知从何下手。这时,一旁的堂侄儿提来一袋面粉,均匀地搅拌在猪血里。这是已经在县城安家的弟弟买回来的面粉,以前用的是糯米粉,由于老宅已无人居住,现做糯米粉多有不便,就以面粉取而代之。在侄子的引导下,我又慢慢拾起了即将遗忘的手艺。我拿来一根细线,把已经清洗干净的猪小肠的一头扎紧。接着,侄子提起肠子,将漏斗插进肠子的另一头,我舀起稠状的面浆猪血缓缓灌进肠子里。两人合作,灌满一段,便在中扎一根线,打结,再接着灌。肠子灌满七成即可,否则,胀满的血肠煮至水沸时会爆裂。

将灌好的血肠放进冷水锅里,盖上锅盖,烧开5分钟,再用小火慢煮,等上15分钟便可出锅。

记得小时候长辈们制作的猪笼

贡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清水血肠。以8:2的清水倒进猪血里,根据平常喜欢的口味加入油盐酱醋五香粉等调料,拌匀后灌入猪小肠,把灌好的肠子以小水煮十几分钟即可起锅。切成两寸长的小段,用筷子夹起往嘴里一送,软绵绵的清水血肠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口感最好的是这类猪笼贡,纯粹、滑嫩。第二种则是米浆小肠。以前,南方面粉稀少,大多用糯米浆拌猪血来灌注,此类猪血肠因为添加了食物,使肚子增加了饱腹感,能让干体力活的农民免受饥肠辘辘的折磨。第三种做法是糯米灌肠。即用糯米粒填充猪肠子。其做法比灌浆血肠稍复杂,先将糯米浸泡几个小时;净干后倒入猪血,加调料,搅匀。将猪肠套住漏斗,把糯米往肠子口一勺一勺填塞,一边塞一边用手顺捋猪肠,糯米粒才能顺利地挤进肠子底端。糯米灌肠不用水煮,而用隔水蒸,蒸熟约需要一个小时。将热腾腾的灌米猪肠端上桌面,切成一个个圆片,撒上葱段、香菜,或者再入锅煎成金黄色,外脆里糯,香味浓郁,令人欲罢不能。前两种做法用的是猪小肠,后一种则用猪大肠,猪大肠厚实、宽大,装得下结实的糯米粒。

吃猪笼贡的习俗从哪辈传下来,

我没有考究,只晓得自断奶后便吃上了这一口,猪笼贡的味道如同胎记一般抹不掉。上网百度了一下,才知道,在中国,许多地方都有好这一口的习俗,只是在别的地方叫吃猪血肠。古代的东北满族人把猪血肠当作祭祀食品,并传承成为一种传统名菜。至今,在湘、黔、桂交界处集居的侗族同胞每逢过节杀猪,家家户户都做血肠。云南大理猪血肠分为糯米和肉末两种,往猪小肠加入糯米或肉末,拌进多种配料制作而成。

广西人吃猪血肠也很普遍。靖西、凌云、德保、宜州、武鸣等地逢年过节,都少不了灌注猪血肠。尽管各地做法略有差异,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往猪肠里灌注或清水猪血,或米浆猪血,或糯米猪血。在百色德保县,猪血肠还成为当地的著名小吃。在德保县城的响水路口,聚集着十多个猪血肠摊点,俨然成了猪血肠一条街。在我的家乡南宁武鸣,猪血肠称为“猪笼贡”。将生猪血和煮熟的糯米、生姜、五香粉拌匀,再灌入洗净的猪肠中,入锅煮熟捞出即可食用。嚼在嘴里口感绵韧,余味无穷。在武鸣区,大街小巷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菜市场上随时能买到。当朋友眉飞色舞告诉这个信息时,我舔干了口水。

望着大锅里的滚水欢快地沸腾,我已经按捺不住食欲的冲动。十五分钟一到,便抢着去捞出锅里的猪笼贡。顿时,一大盘颤巍巍、滑嫩嫩的猪笼贡,裹着浓浓的亲情、友情、乡情,热气腾腾地浮现在眼前。乡亲们围桌而坐,频频举杯,欢声笑语醉了游子之心。

乡愁,是一根软软的猪笼贡。

合山,在我梦里萦回

□农耘(壮族)

转眼间,离开合山已有30多年。30多年来,合山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在我心里留下烙印,许多人和事仍然历历在目,魂牵梦绕,无法忘怀。

1963年8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合山矿务局职工子弟中学任教。那时,见识少,接过分配通知书时矿务局是个什么单位我都不太了解,同学分配的都是某县某中学,而我的却是矿务局职工子弟中学。到了合山才知道,这是生产煤矿的单位,归自治区煤炭厅管,有两三万人口那么多。矿务局下面还有六七个矿,各矿还有小学。矿务局职工子弟中学,顾名思义就是矿务局干部、工人子女就读的中学。

我和矿山职工子弟相处一段时间后,发现他们脑筋灵活,对知识领会得快。他们受所处的环境和父辈的影响,生活知识丰富,特别是机电和煤炭方面的知识,比一般小孩懂得多。他们聪明好学、活泼可爱又忠厚老实。我教他们语文,教他们唱歌、唱戏,日子过得好快乐,转眼间就过了几年。

1968年“文革”后期,一批干部、教师,下放到矿井劳动锻炼,我是其中一个。我们穿上和工人一样的工作服,一天8小时工作制,早、中、晚三班倒。我被分配在采煤工区,劳动强度大。开始很不适应,但在工人师傅的传帮带下,慢慢就适应了。工人们热爱劳动,任劳任怨。特别是值班长杨世邦,他真是哪里艰苦,哪里危险,哪里就会有他的身影。每次放炮,他都亲自和放炮工操作。他先把工人撤退到安全地方,再放炮。放完炮,硝烟未散完,又进去检查是否有没爆炸的盲炮。看确定安全后,才让大家进去工作。有一次,刚放完炮,撬煤时我发现,在煤堆里有包炸药的纸,忙喊:“盲炮!”接着就想伸手去拿。这时杨班长一个箭步冲过来,把我推倒:“不要动!”然后他仔细察看,原来是空纸壳。他对大家说:“盲炮不能用手直接去拿,有雷管在里面,随时会爆炸,非常危险,如果发现盲炮,马上叫放炮工来处理。”在矿井下劳动了一年,我对煤矿工人加深了认识,对矿井下的生产有了进一步

了解,对后来的创作有很大帮助。

1969年回学校上课,在党支部和工会的帮助,1972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再后来当了校长和党支部书记。

我是学文科的,一直对文学创作感兴趣,在生活中遇到触动灵感时,就写下来。开始写散文诗,如《女电工》《矿长井下支烟》先后发表在《广西日报》副刊上。1973年我调上矿务局党委宣传部,从事宣传工作。党委宣传部工作很繁忙,有写不完的材料,处理不完的事务,但是,我还是坚持用晚上时间进行创作。根据生活中被触动的事件,有感而发,先后创作了散文诗、散文、短篇小说等体裁的文学作品。1983年,短篇小说《深山橘子甜》,荣获国家煤炭部优秀文学奖。我非常荣幸地到北京出席颁奖大会,得到前辈老作家萧军、贺敬之亲手颁发的奖品与奖状,心情万分激动。当时我想,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光荣,也是合山矿务局的光荣啊!

1980年后成立合山县级市,这意味着合山的未来更美好,作为合山人无比高兴。

1985年3月,我调到广西《三月三》杂志社任编辑,我岳父岳母对我说,你们在合山有什么事我们还可以帮,去到南宁谁帮你们?是啊,当时三个孩子还小,这的确是问题。但是,这是工作需要,不能因个人困难而不服从组织安排。就这样,我一家五口依依不舍离开生活了20多年的合山。

我人是离开合山,心却从来没有离开过合山。因为毕竟还有亲人、朋友、同事在合山,还有我熟悉环境,和听惯的合山话,讲惯的桂柳话,所有一切的一切,都叫我难以忘怀。

如今我已是进入古稀之年的老人,每当听到有人谈起合山的事情时,我都会忍不住聚精会神去听;每当电视播放关于合山的新闻时,我就会异常高兴;每当有合山朋友来访时,我就会热情拥抱……

合山,是我人生的第一课堂,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暖冬的凝眸

我的先爷爷一大清早就坐在那棵老榕树的根上像是一座雕像被一片霞光倾斜地普照我远远看去他没有发现但我看他的凝眸里有惆怅我知道我的先爷爷他是在想我的先奶奶了

在我们邕菜圣山一带我的先奶奶年轻时就是一位漂亮的女巫师我们跨越族人亲切地叫她仙婆每逢谁家的小孩出生一定会叫她唱念祝福哪家老人生病也会叫她打念消灾她的唱念如诗如歌没病没灾的也都爱听

明江的水去了又来环来绕去过圣山

我的先爷爷年轻时就是威震圣山明江的逐鹿英雄他的武功连先王都称赞那么女巫师与逐鹿英雄啊当然是天仙配了

先爷爷娶了先奶奶后

圣山邕菜(组诗之一)

□邕菜(壮族)

他再没有想过其他女人是我的先奶奶锁住了他的心他每每进山去打猎先奶奶的巫歌声总很快让先爷爷凯旋而归

我的先爷爷一回来先奶奶的歌声就常飘向山外我小的时候常常看见先爷爷牵着先奶奶的手去圣山的明江河上悠悠地飘荡着他们的独木舟先奶奶的歌声便越飘越远

后来先奶奶成仙了先爷爷就再也没有进山也不见他去荡过独木舟每一天的每一天先爷爷都早早地起来坐河边的这棵老榕树下像是一座雕像长久地长久地坐着他的凝眸里总是这样的惆怅

我的先爷爷啊我远远看去我心痛但当我回望着邕菜圣山时我还看到了我许多的先爷爷在那里晒太阳他们也都在对着明江的水想着我许多的先奶奶吗

先王的情意

我的先王我兄弟一样的先王啊他有时候也很孤独虽然他身边美女成群虽然他经常夜夜笙歌可我看见他常常放下环首刀一个人来到河边看着明江的水发愣

我悄悄地来到他身边没曾想被先王发现先王抬起头问我

你彪哥也想来看水我说不先王我来先看王你为什么发愣

先王说彪哥啊你来为我写一首诗吧我说好先王我可昂首望上邕菜圣山先王的画像总那么高高在上我说先王啊你那画像那画像先王却苦皱着眉头说那画像大家都说好就挂吧

我就怕有一天被人摘下来我说我的先王你说的想的都对历史上许多人的画像有的没几天就不见了有的一挂就挂了三千年这是神才能做到的

我的先王拍了拍我肩膀指着奔流而去的明江水说我的诗人彪哥啊找一个你心爱的女人吧我不能你能你们乘上我赐的独木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

我惊奇地看着先王说先王你为什么不去先王指了指邕菜圣山我还能去得了哪

是的我的先王我崇敬的先王啊三千年了你神一样的画像仍迎着风雨阳光高高的挂在我们圣山上我想三呼万岁可你是我王我的哥们我彪哥的兄弟啊